

山道上

一边登山，一边走神：
宋代那个禅宗大师的山水论此刻就像一只飞鸟掠过脑际。

起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再后来又看山仍然是山，看水仍然是水。

他是以参禅为界，移情到着我们这里，大概就是涉世之初，怀着好奇与新鲜，相信所见就是最真实。山就是山，水就是水，1+1=2。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了其实欢乐多时忧愁也多，幸福大的时候痛苦也大。罗生门一直在上演，面具后总隐藏着什么潜规则，山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山，水也不是单纯意义的水了。

等到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么，要放弃的是什么，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好吃的东西不吃可惜，少吃不满足，吃得太多又是负担。这时，看山还是山，水还是水，只是这山这水，仿佛水落石出，有另一种内涵了。

而且并非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最后一个境界吧。高中时看《少年维特的烦恼》，还不懂歌德为什么这么说，凡是让人幸福的东西，往往又会成为他不幸的源泉。及至中年再读，赞叹天才就是天才，他在二十五岁就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了。而我们会不会一直在前两个境界里绕圈，只能懵懵懂懂。

思想漫无目的地漂流到这里时，腿已酸胀得无法迈上眼前的台阶，这是久不锻炼的惩罚，也是山给我的考验。

山道两边的树，商量好了一样伸出手臂，想在我的头顶搭一个蓬子似的，如此善解人意的有槐树，有栎树，还有不知是杉树还是桧树，树干一律灰着，树叶筛过秋阳，一地细碎的光斑。

一只小松鼠的出现，引得山道上一片欢呼。仰头看去，仿佛看到它轻巧地在树枝间跳跃，还不断回头，骨碌碌的黑眼睛里盛满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一棵不开花的树

□ 雨 萧

我是一棵已长千年的树，千年来从未开花，从未结果，从未爱过，从未恨过。我就这样不悲不喜地站着，看着身边的青桐凤凰痴恋，它为它落入凡间，它为它撑起皇冠般的青伞。后凤凰涅槃，永不再见，青桐都那喜欢，终究寂寞凋零。看着松树结满果实，在秋日里招来一群松鼠，它们肆无忌惮地趴在枝头，踩掉松针，欢快地跳来跳去，啃着松果，一向高冷的松树，此时一脸慈祥与欢喜。

那个平常的秋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林间，荒草与藤蔓在秋阳下迎风招展。鸟鸣是森林的一大特色，我时常想，没有鸟，这里会是多么枯燥！刺啦的声响惊醒了梦中的我，睁开眼睛，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一群人忙碌着，用一架长满齿轮的机器在树根刨过，瞬间长了几百年，都有几尺粗的冷杉，雪松，晃一晃，重重倒下去。地上横七竖八躺满了树，断茬处一堆堆黏稠的树液不断涌出，我的身体开始战栗，眼前一片模糊，分不清汁液里到底是眼泪还是血。

砍过的树木接茬处，有人喷上一层药物，很快，那一圈就长出了无数棵小苗，他们给树苗身上罩上一个个特质的模具，树苗随着模具长成了一个个奇异而自虐的造型，几天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奇怪的树苗剪下来，栽进一个个别致好看的盆里，空运到花木市场，很快流向了钢筋混凝土的城市。

剪掉苗后，他们又给接茬处喷上药，很快，新一轮小苗迎风招展。这次，他们故意把小苗扭来扭去，用铁丝绑带缠紧，几天后，这些森林中的硬汉便长成一枝枝妖娆的藤蔓，它们又很快被运走了。

新的药物喷下来，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茬了。空气中弥漫着药的味道，连我这活了千年的老胳膊老腿，也因受药物影响，褪了一层干皮，长出了新的，油嫩圆润的皮肤，变得柔媚起来。和枯死的另外半边对照，就像一个临死思春的人。

猫头鹰非常讨厌我这副样子，它在某个夜色里飞走了，再也没回来。

我欲哭无泪。

冷杉受不了这种断骨削筋后的变态美，它在长出几次造型奇特的幼苗被市场追捧为天价时，人们给它带来许多营养液，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挂在它那枯朽的躯干上，刺激它可以在根部周围

好奇，你们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一瞬间又仿佛形迹全无，它们只是树干和树枝的一部分，在风的作用下幻化而成。这一刻，忘了患得患失，身体一下子轻盈起来。

想起日本俳句大师松尾芭蕉，此情此景，他会念出，秋醒后，松鼠跃上枝头，瞻前复顾后，忽忽若有失？还是会吟，我行山道上，风拂两旁花，淡淡绿叶映秋光。

可以望见山顶的时候，树枝掩映的空隙里，有红色若隐若现，那是此行的目的地。

同行的龙一老师因为膝盖的原因，不再继续上山了。

看着他下山的背影，我心里很是遗憾，觉得还有好多天没有聊。

《潜伏》是我刷过最多遍的谍战剧了，听到我的点赞，他只是低声道歉，主要是剧本编得好，演员演得好，我只是写了个短篇小说而已。

他还说最近在写科幻小说，想尝试一下不同的领域，感觉还不错。至于散文，偶尔写，和朋友一起出去采风时，回去会写一点。我说，那大概都是命题作文，会不会很难写？他温和道，不会的，每个人看到的想到的都不一样。

好像一阵山风吹进心里，清清凉凉的。是啊，试听山上鸟鸣，听法不同，声音各异。世间万象，看法不同，所见各异。

我们登同一座山，龙一老师像极了那位王子猷，因为美好的雪景，想起了那个会弹琴作画的朋友戴逵，连夜乘船去访，却在拂晓到达时，突然要仆人撑船回去。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说的就是他。

不必勉强自己，谁说一定要在山顶相遇呢，山的模样，已经留在各自的记忆里闪闪发光。

流年碎笔

小时候那些年，冬天似乎特别冷。睡觉，起床穿衣服要遭不少罪，屋里凉得像个冰窖。糊不严的窗户和门缝吹着哨，薄薄一层窗纸不隔寒，根本抵不住寒风往里灌，被子和褥子都跟铁板一样。

钻凉被窝要下很大决心，脱衣一霎最恐惧，嘴要“啾啾”一阵子，进了被子，赶紧将“筋藤”的身子蜷缩成一团，等凉身子暖热被子，半天才能缓过劲来。没上学那几年，起床要等日上三竿。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旺，那是说着玩玩。后来上学了，不能再睡懒觉，强行早起。家长怕耽误我们上学，就提前起来，点一把豆秸或麦秸，引起明火，把棉袄、棉裤烤得都冒热气，趁热赶紧穿上。烤棉衣要撑开，让受热更均匀些，还得上下忽闪忽闪，这叫打“火簸箕”。穿烤得有些发烫的衣服，心里暖酥酥的，忘了这是冬天。后来用上了烘笼，晚上睡觉，脱得就痛快了。衣服放进压风被下，暖一晚上，穿的时候也很舒服。

老家那一带种棉槐，坑里、河堤上，不种庄稼的地全是。棉槐长不成树，只生枝条。家里用的篮子、筐子，除了极少数用柳条，大多都用棉槐条编成。棉槐条韧劲十足，又极富弹性。编器物，整根都用不了，要从中一劈为二，露出白茬，一面黑，一面白，很是好看。烘笼也是用棉槐条编的，棉条力度撑得起厚厚的棉被，也能耐住火盆的烘烤，坐上小孩也没问题，有的孩子白天就拿烘笼当马骑。

棉槐开一种紫色的花，很好看，却没有浪漫情调。棉槐的枝条率性，像个精干的小伙。棉槐条子最生动的时刻，是黑白两面的条子在匠人怀里扭捏着，上下翻飞，左右腾挪，柔柔的又刚刚的，像是跳舞。半个头午，一个器物就成了。

编烘笼要好手艺，除了结实，还要好看。白天晒在院里，活糙了，容易让人笑话。烘笼和篮子不一样，篮子只要编好底，顺着立起的经条，纬条闭着眼睛就行。烘笼要两头翘，中间顺势低下去，形成道曲线。再有，整个烘笼要镂空，好四处散热，浑身很多洞还要留门，好放进火盆去，就需要些匠心。火盆子不需考究，一般土陶盆子就成了。

突然觉得活着是如此乏味。周围的树和草日益矮下去，媚下一个令我无比怀念从前的森林。

我孤独地站着。夜色里猫头鹰眯着眼睛回到我的腹中，彼时，千年时光不如这一刻温馨厮守，这世间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有我和它。

我那被雷火燃烧过的树洞里，一只牵牛花袅娜娜娜，顺着树洞爬出，在我丑陋干枯的躯干上蜿蜒迂回，爬到树梢外开了两朵，娇艳喜人。

雷声阵阵，我弄醒了猫头鹰，驱赶它离开我，在它被我支走的那一刻，我调整了一下角度，用自己阴柔的枝干去抓雷声轰鸣的云块，很快，一串串火球迅疾落在我身上，我在暴雨中剧烈燃烧，整个身躯像一朵巨大的怒放的花，大雨倾盆，火势冲天，呈现出诡异苍凉之美，猫头鹰尖叫着，嘶喊着想冲过去，一记雷电，它在雨中昏了过去。

死亡的气息越来越重，我能感受到自己已经意识模糊了。活到我这个岁数的树，自然知道怎样避雷，也知道怎样招雷，雷声滚滚，天火在我身上织了一张网，我在天火中永生。

第二天，上百种版本在人世间传说着那棵丑树死了，那棵千年的树妖，终于被天雷烧到，烧得那个惨……

骑上自行车走斑马线被交警拦下，让推着车子过去。看拥来挤去的人，明白了执法者的用意，在这人堆里插进一辆自行车，形成人车混行的局面其后果真无多少不堪设想，可谁也别想走得痛快。记住这点，再没犯过错。每到骑车过马路时，老远下车伺候着斑马线，与行人一起走过去。后来还学着交警的样子试图指导一些骑车过马路的人，有的人像你一般下车推过马路，有的权当耳旁风，生硬地在人群中闯出一条曲折弯道扬长而去。世界这么大，有几辆不遵守交规的自行车横行斑马线，倒也挡不住人们行进的脚步。

想起了当年很多大院进门处写着“出入请下车”的字样。记得很清楚，我所在单位的大门就是那种传统样式的，两边各一根用砖头砌成的柱子，廊出一个大门，供包括自行车在内的所有车辆通行。进门方向的右侧留一个小门，作行人进出通道。传达室在小门边上，那块“出入请下车”的木牌就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无论进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块已经相当

沧桑的木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时候汽车少，一个单位有一辆小汽车就非常显眼，有资格乘用小汽车的人更少，一天看不见小汽车出入几次，自行车是主要代步工具。很显然，“出入请下车”请的是骑自行车的人。

为什么“出入请下车”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去想这个问题。有时候出入下车，有时候不入下车，或者下半不下，只是屁股一抬右腿一撇，做下车状，身子往前一趴，溜之大吉。后来单位大门南侧的柱子被撞了一下，没有发生倾侧或歪斜，几块曾经很硬地压在柱子上的砖头脱落，不知是为了保护现场还是根本就无须打拐，那几块砖头和一些石灰渣子一直散落在大门一边，直到有些单位打扫卫生才被我们这些共青团员清理。关于这次大门柱子被撞衍生出很多故事，疯传这位司机是走后门进来的，根本不会开车。为了能进我们这个听上去不错的单位，临时学了几天，结果第一次开车出门就撞在了柱子上。不过还好，撞下的砖头没有砸在小汽车上。那位不会开车的司机毕竟年

他山之石

黄河，流淌生命深处的河

如果我一双翅膀，在神州大地腾空而起俯瞰黄河，必将看到一条神奇多变的黄河。青藏高原之上黄河似一场春雨，悄然无声浸入大地，在绿草如茵的草原上与格桑花一起欢歌；初入黄土高原的黄河从容地在山川之间漫步，将山峦随意分割；进入宁夏平原的黄河步伐更加轻盈，划过戈壁留下了绿洲和河套地区万亩良田；再入黄土高原的黄河突然间变得刚劲有力，犹如一位擅长狂草的书法家在晋陕大峡谷肆意挥洒；东出潼关河谷中的黄河变成了天上的黄河，柔顺中暗藏杀机，俯视着中原大地；齐鲁大地上黄河没有安静多久便消失在蔚蓝大海，留下了富饶的大地。

我出生在黄土高原腹地，穿越黄土高原的黄河在这片土地上走了一个大“几”字，我的家在“几”字的底部，向东三四百公里是黄河，向西三四百公里也是黄河，向北遇到黄河则需要上千公里。黄河众多的支流，以及支流的支流形成了一张河流、溪水、沟壑组成的大网，深深地镶嵌在这片土地上。

我家所在黄土残垣四周布满了沟壑，

流年碎笔

小时候那些年，冬天似乎特别冷。睡觉，起床穿衣服要遭不少罪，屋里凉得像个冰窖。糊不严的窗户和门缝吹着哨，薄薄一层窗纸不隔寒，根本抵不住寒风往里灌，被子和褥子都跟铁板一样。

钻凉被窝要下很大决心，脱衣一霎最恐惧，嘴要“啾啾”一阵子，进了被子，赶紧将“筋藤”的身子蜷缩成一团，等凉身子暖热被子，半天才能缓过劲来。没上学那几年，起床要等日上三竿。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旺，那是说着玩玩。后来上学了，不能再睡懒觉，强行早起。家长怕耽误我们上学，就提前起来，点一把豆秸或麦秸，引起明火，把棉袄、棉裤烤得都冒热气，趁热赶紧穿上。烤棉衣要撑开，让受热更均匀些，还得上下忽闪忽闪，这叫打“火簸箕”。穿烤得有些发烫的衣服，心里暖酥酥的，忘了这是冬天。后来用上了烘笼，晚上睡觉，脱得就痛快了。衣服放进压风被下，暖一晚上，穿的时候也很舒服。

老家那一带种棉槐，坑里、河堤上，不种庄稼的地全是。棉槐长不成树，只生枝条。家里用的篮子、筐子，除了极少数用柳条，大多都用棉槐条编成。棉槐条韧劲十足，又极富弹性。编器物，整根都用不了，要从中一劈为二，露出白茬，一面黑，一面白，很是好看。烘笼也是用棉槐条编的，棉条力度撑得起厚厚的棉被，也能耐住火盆的烘烤，坐上小孩也没问题，有的孩子白天就拿烘笼当马骑。

棉槐开一种紫色的花，很好看，却没有浪漫情调。棉槐的枝条率性，像个精干的小伙。棉槐条子最生动的时刻，是黑白两面的条子在匠人怀里扭捏着，上下翻飞，左右腾挪，柔柔的又刚刚的，像是跳舞。半个头午，一个器物就成了。

编烘笼要好手艺，除了结实，还要好看。白天晒在院里，活糙了，容易让人笑话。烘笼和篮子不一样，篮子只要编好底，顺着立起的经条，纬条闭着眼睛就行。烘笼要两头翘，中间顺势低下去，形成道曲线。再有，整个烘笼要镂空，好四处散热，浑身很多洞还要留门，好放进火盆去，就需要些匠心。火盆子不需考究，一般土陶盆子就成了。

突然觉得活着是如此乏味。周围的树和草日益矮下去，媚下一个令我无比怀念从前的森林。

我孤独地站着。夜色里猫头鹰眯着眼睛回到我的腹中，彼时，千年时光不如这一刻温馨厮守，这世间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有我和它。

我那被雷火燃烧过的树洞里，一只牵牛花袅娜娜娜，顺着树洞爬出，在我丑陋干枯的躯干上蜿蜒迂回，爬到树梢外开了两朵，娇艳喜人。

雷声阵阵，我弄醒了猫头鹰，驱赶它离开我，在它被我支走的那一刻，我调整了一下角度，用自己阴柔的枝干去抓雷声轰鸣的云块，很快，一串串火球迅疾落在我身上，我在暴雨中剧烈燃烧，整个身躯像一朵巨大的怒放的花，大雨倾盆，火势冲天，呈现出诡异苍凉之美，猫头鹰尖叫着，嘶喊着想冲过去，一记雷电，它在雨中昏了过去。

死亡的气息越来越重，我能感受到自己已经意识模糊了。活到我这个岁数的树，自然知道怎样避雷，也知道怎样招雷，雷声滚滚，天火在我身上织了一张网，我在天火中永生。

第二天，上百种版本在人世间传说着那棵丑树死了，那棵千年的树妖，终于被天雷烧到，烧得那个惨……

骑上自行车走斑马线被交警拦下，让推着车子过去。看拥来挤去的人，明白了执法者的用意，在这人堆里插进一辆自行车，形成人车混行的局面其后果真无多少不堪设想，可谁也别想走得痛快。记住这点，再没犯过错。每到骑车过马路时，老远下车伺候着斑马线，与行人一起走过去。后来还学着交警的样子试图指导一些骑车过马路的人，有的人像你一般下车推过马路，有的权当耳旁风，生硬地在人群中闯出一条曲折弯道扬长而去。世界这么大，有几辆不遵守交规的自行车横行斑马线，倒也挡不住人们行进的脚步。

想起了当年很多大院进门处写着“出入请下车”的字样。记得很清楚，我所在单位的大门就是那种传统样式的，两边各一根用砖头砌成的柱子，廊出一个大门，供包括自行车在内的所有车辆通行。进门方向的右侧留一个小门，作行人进出通道。传达室在小门边上，那块“出入请下车”的木牌就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无论进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块已经相当

沧桑的木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时候汽车少，一个单位有一辆小汽车就非常显眼，有资格乘用小汽车的人更少，一天看不见小汽车出入几次，自行车是主要代步工具。很显然，“出入请下车”请的是骑自行车的人。

为什么“出入请下车”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去想这个问题。有时候出入下车，有时候不入下车，或者下半不下，只是屁股一抬右腿一撇，做下车状，身子往前一趴，溜之大吉。后来单位大门南侧的柱子被撞了一下，没有发生倾侧或歪斜，几块曾经很硬地压在柱子上的砖头脱落，不知是为了保护现场还是根本就无须打拐，那几块砖头和一些石灰渣子一直散落在大门一边，直到有些单位打扫卫生才被我们这些共青团员清理。关于这次大门柱子被撞衍生出很多故事，疯传这位司机是走后门进来的，根本不会开车。为了能进我们这个听上去不错的单位，临时学了几天，结果第一次开车出门就撞在了柱子上。不过还好，撞下的砖头没有砸在小汽车上。那位不会开车的司机毕竟年

每条沟壑之中都有溪流，这些溪流源于沟壑之中的泉眼。这些山泉是乡亲们的水源，山泉中溢出的清冽泉水只有一小部分被人们饮用，更多是化作溪流流向山沟深处。小时候我曾好多次和小伙伴顺着溪水寻找泉水的归宿，但均以失败告终。走出一条沟依然是沟壑，溪水在前进中不断汇合变成了小河，依然在山沟中欢快地奔流，前面有多长已经不重要了，我实在走不动了。

最后帮我们揭开谜底的是村子里一位退休在家的小学校长，他告诉我们这些溪流形成的河流淌进了黄河，最后流向了大海。小伙伴听到这里说，黄河有那么多河流汇入，在里面玩水一定很美！老校长告诫说，黄河可不是咱们沟里的小溪，黄河大得很，深不见底可不敢去戏水。这深不见底被我们理解成了黄河没底，没底的黄河成了那些年我们心中一个解不开的谜，也许是这个谜的存在让我对黄河充满了向往，以至于好多次奔袭千里去不同的地方看不同的黄河。

山峦间一道平川，平川间黄河缓缓流过，沿着黄河两岸布设了一座叫作兰州的

流年碎笔

小时候那些年，冬天似乎特别冷。睡觉，起床穿衣服要遭不少罪，屋里凉得像个冰窖。糊不严的窗户和门缝吹着哨，薄薄一层窗纸不隔寒，根本抵不住寒风往里灌，被子和褥子都跟铁板一样。

钻凉被窝要下很大决心，脱衣一霎最恐惧，嘴要“啾啾”一阵子，进了被子，赶紧将“筋藤”的身子蜷缩成一团，等凉身子暖热被子，半天才能缓过劲来。没上学那几年，起床要等日上三竿。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旺，那是说着玩玩。后来上学了，不能再睡懒觉，强行早起。家长怕耽误我们上学，就提前起来，点一把豆秸或麦秸，引起明火，把棉袄、棉裤烤得都冒热气，趁热赶紧穿上。烤棉衣要撑开，让受热更均匀些，还得上下忽闪忽闪，这叫打“火簸箕”。穿烤得有些发烫的衣服，心里暖酥酥的，忘了这是冬天。后来用上了烘笼，晚上睡觉，脱得就痛快了。衣服放进压风被下，暖一晚上，穿的时候也很舒服。

老家那一带种棉槐，坑里、河堤上，不种庄稼的地全是。棉槐长不成树，只生枝条。家里用的篮子、筐子，除了极少数用柳条，大多都用棉槐条编成。棉槐条韧劲十足，又极富弹性。编器物，整根都用不了，要从中一劈为二，露出白茬，一面黑，一面白，很是好看。烘笼也是用棉槐条编的，棉条力度撑得起厚厚的棉被，也能耐住火盆的烘烤，坐上小孩也没问题，有的孩子白天就拿烘笼当马骑。

棉槐开一种紫色的花，很好看，却没有浪漫情调。棉槐的枝条率性，像个精干的小伙。棉槐条子最生动的时刻，是黑白两面的条子在匠人怀里扭捏着，上下翻飞，左右腾挪，柔柔的又刚刚的，像是跳舞。半个头午，一个器物就成了。

编烘笼要好手艺，除了结实，还要好看。白天晒在院里，活糙了，容易让人笑话。烘笼和篮子不一样，篮子只要编好底，顺着立起的经条，纬条闭着眼睛就行。烘笼要两头翘，中间顺势低下去，形成道曲线。再有，整个烘笼要镂空，好四处散热，浑身很多洞还要留门，好放进火盆去，就需要些匠心。火盆子不需考究，一般土陶盆子就成了。

突然觉得活着是如此乏味。周围的树和草日益矮下去，媚下一个令我无比怀念从前的森林。

我孤独地站着。夜色里猫头鹰眯着眼睛回到我的腹中，彼时，千年时光不如这一刻温馨厮守，这世间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有我和它。

我那被雷火燃烧过的树洞里，一只牵牛花袅娜娜娜，顺着树洞爬出，在我丑陋干枯的躯干上蜿蜒迂回，爬到树梢外开了两朵，娇艳喜人。

雷声阵阵，我弄醒了猫头鹰，驱赶它离开我，在它被我支走的那一刻，我调整了一下角度，用自己阴柔的枝干去抓雷声轰鸣的云块，很快，一串串火球迅疾落在我身上，我在暴雨中剧烈燃烧，整个身躯像一朵巨大的怒放的花，大雨倾盆，火势冲天，呈现出诡异苍凉之美，猫头鹰尖叫着，嘶喊着想冲过去，一记雷电，它在雨中昏了过去。

死亡的气息越来越重，我能感受到自己已经意识模糊了。活到我这个岁数的树，自然知道怎样避雷，也知道怎样招雷，雷声滚滚，天火在我身上织了一张网，我在天火中永生。

第二天，上百种版本在人世间传说着那棵丑树死了，那棵千年的树妖，终于被天雷烧到，烧得那个惨……

骑上自行车走斑马线被交警拦下，让推着车子过去。看拥来挤去的人，明白了执法者的用意，在这人堆里插进一辆自行车，形成人车混行的局面其后果真无多少不堪设想，可谁也别想走得痛快。记住这点，再没犯过错。每到骑车过马路时，老远下车伺候着斑马线，与行人一起走过去。后来还学着交警的样子试图指导一些骑车过马路的人，有的人像你一般下车推过马路，有的权当耳旁风，生硬地在人群中闯出一条曲折弯道扬长而去。世界这么大，有几辆不遵守交规的自行车横行斑马线，倒也挡不住人们行进的脚步。

想起了当年很多大院进门处写着“出入请下车”的字样。记得很清楚，我所在单位的大门就是那种传统样式的，两边各一根用砖头砌成的柱子，廊出一个大门，供包括自行车在内的所有车辆通行。进门方向的右侧留一个小门，作行人进出通道。传达室在小门边上，那块“出入请下车”的木牌就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无论进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块已经相当

沧桑的木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时候汽车少，一个单位有一辆小汽车就非常显眼，有资格乘用小汽车的人更少，一天看不见小汽车出入几次，自行车是主要代步工具。很显然，“出入请下车”请的是骑自行车的人。

为什么“出入请下车”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去想这个问题。有时候出入下车，有时候不入下车，或者下半不下，只是屁股一抬右腿一撇，做下车状，身子往前一趴，溜之大吉。后来单位大门南侧的柱子被撞了一下，没有发生倾侧或歪斜，几块曾经很硬地压在柱子上的砖头脱落，不知是为了保护现场还是根本就无须打拐，那几块砖头和一些石灰渣子一直散落在大门一边，直到有些单位打扫卫生才被我们这些共青团员清理。关于这次大门柱子被撞衍生出很多故事，疯传这位司机是走后门进来的，根本不会开车。为了能进我们这个听上去不错的单位，临时学了几天，结果第一次开车出门就撞在了柱子上。不过还好，撞下的砖头没有砸在小汽车上。那位不会开车的司机毕竟年

城市。人们习惯说黄河穿城而过，我一直否认这一说法，准确地说是城市沿河而建，城的历史比起河的历史可以说微不足道。我在这座城里第一次见到了黄河，也为黄河的浩渺所震撼，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君子见水必观大概也是这种亲切感使然。

河水从从容地穿过城市，河边一尊黄河母亲的雕塑诠释了黄河与中华民族的微妙关系。雕塑中慈祥的母亲，用甜甜的乳汁喂养着婴儿。回顾中华民族的历史，黄河在大地上展开的这张河流山川的大网我们叫它黄河流域，神奇的河水滋养大地，将沙漠与良田割裂，庇护了山川万物，诞生了华夏文明，在黄土地上浇灌出了农耕文明，养育了中华民族。漫步这片土地，也许面前某一个荒芜的山谷曾经是茹毛饮血的先祖的乐园，也许脚下土地留有三星五帝的足迹，这里有先祖的无数也许，也许也许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魂注入了这滚滚河流。

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这里除了有黄河流过，跟黄土高原其他地方地形地貌没有什么区别。高原上的河流力量都很

流年碎笔

小时候那些年，冬天似乎特别冷。睡觉，起床穿衣服要遭不少罪，屋里凉得像个冰窖。糊不严的窗户和门缝吹着哨，薄薄一层窗纸不隔寒，根本抵不住寒风往里灌，被子和褥子都跟铁板一样。

钻凉被窝要下很大决心，脱衣一霎最恐惧，嘴要“啾啾”一阵子，进了被子，赶紧将“筋藤”的身子蜷缩成一团，等凉身子暖热被子，半天才能缓过劲来。没上学那几年，起床要等日上三竿。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旺，那是说着玩玩。后来上学了，不能再睡懒觉，强行早起。家长怕耽误我们上学，就提前起来，点一把豆秸或麦秸，引起明火，把棉袄、棉裤烤得都冒热气，趁热赶紧穿上。烤棉衣要撑开，让受热更均匀些，还得上下忽闪忽闪，这叫打“火簸箕”。穿烤得有些发烫的衣服，心里暖酥酥的，忘了这是冬天。后来用上了烘笼，晚上睡觉，脱得就痛快了。衣服放进压风被下，暖一晚上，穿的时候也很舒服。

老家那一带种棉槐，坑里、河堤上，不种庄稼的地全是。棉槐长不成树，只生枝条。家里用的篮子、筐子，除了极少数用柳条，大多都用棉槐条编成。棉槐条韧劲十足，又极富弹性。编器物，整根都用不了，要从中一劈为二，露出白茬，一面黑，一面白，很是好看。烘笼也是用棉槐条编的，棉条力度撑得起厚厚的棉被，也能耐住火盆的烘烤，坐上小孩也没问题，有的孩子白天就拿烘笼当马骑。

棉槐开一种紫色的花，很好看，却没有浪漫情调。棉槐的枝条率性，像个精干的小伙。棉槐条子最生动的时刻，是黑白两面的条子在匠人怀里扭捏着，上下翻飞，左右腾挪，柔柔的又刚刚的，像是跳舞。半个头午，一个器物就成了。

编烘笼要好手艺，除了结实，还要好看。白天晒在院里，活糙了，容易让人笑话。烘笼和篮子不一样，篮子只要编好底，顺着立起的经条，纬条闭着眼睛就行。烘笼要两头翘，中间顺势低下去，形成道曲线。再有，整个烘笼要镂空，好四处散热，浑身很多洞还要留门，好放进火盆去，就需要些匠心。火盆子不需考究，一般土陶盆子就成了。

突然觉得活着是如此乏味。周围的树和草日益矮下去，媚下一个令我无比怀念从前的森林。

我孤独地站着。夜色里猫头鹰眯着眼睛回到我的腹中，彼时，千年时光不如这一刻温馨厮守，这世间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有我和它。

我那被雷火燃烧过的树洞里，一只牵牛花袅娜娜娜，顺着树洞爬出，在我丑陋干枯的躯干上蜿蜒迂回，爬到树梢外开了两朵，娇艳喜人。

雷声阵阵，我弄醒了猫头鹰，驱赶它离开我，在它被我支走的那一刻，我调整了一下角度，用自己阴柔的枝干去抓雷声轰鸣的云块，很快，一串串火球迅疾落在我身上，我在暴雨中剧烈燃烧，整个身躯像一朵巨大的怒放的花，大雨倾盆，火势冲天，呈现出诡异苍凉之美，猫头鹰尖叫着，嘶喊着想冲过去，一记雷电，它在雨中昏了过去。

死亡的气息越来越重，我能感受到自己已经意识模糊了。活到我这个岁数的树，自然知道怎样避雷，也知道怎样招雷，雷声滚滚，天火在我身上织了一张网，我在天火中永生。

第二天，上百种版本在人世间传说着那棵丑树死了，那棵千年的树妖，终于被天雷烧到，烧得那个惨……

骑上自行车走斑马线被交警拦下，让推着车子过去。看拥来挤去的人，明白了执法者的用意，在这人堆里插进一辆自行车，形成人车混行的局面其后果真无多少不堪设想，可谁也别想走得痛快。记住这点，再没犯过错。每到骑车过马路时，老远下车伺候着斑马线，与行人一起走过去。后来还学着交警的样子试图指导一些骑车过马路的人，有的人像你一般下车推过马路，有的权当耳旁风，生硬地在人群中闯出一条曲折弯道扬长而去。世界这么大，有几辆不遵守交规的自行车横行斑马线，倒也挡不住人们行进的脚步。

想起了当年很多大院进门处写着“出入请下车”的字样。记得很清楚，我所在单位的大门就是那种传统样式的，两边各一根用砖头砌成的柱子，廊出一个大门，供包括自行车在内的所有车辆通行。进门方向的右侧留一个小门，作行人进出通道。传达室在小门边上，那块“出入请下车”的木牌就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无论进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块已经相当

沧桑的木牌，重要性不言而喻。那时候汽车少，一个单位有一辆小汽车就非常显眼，有资格乘用小汽车的人更少，一天看不见小汽车出入几次，自行车是主要代步工具。很显然，“出入请下车”请的是骑自行车的人。

为什么“出入请下车”呢，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去想这个问题。有时候出入下车，有时候不入下车，或者下半不下，只是屁股一抬右腿一撇，做下车状，身子往前一趴，溜之大吉。后来单位大门南侧的柱子被撞了一下，没有发生倾侧或歪斜，几块曾经很硬地压在柱子上的砖头脱落，不知是为了保护现场还是根本就无须打拐，那几块砖头和一些石灰渣子一直散落在大门一边，直到有些单位打扫卫生才被我们这些共青团员清理。关于这次大门柱子被撞衍生出很多故事，疯传这位司机是走后门进来的，根本不会开车。为了能进我们这个听上去不错的单位，临时学了几天，结果第一次开车出门就撞在了柱子上。不过还好，撞下的砖头没有砸在小汽车上。那位不会开车的司机毕竟年

大，它流经的地方都会在山峦间开辟一条开阔川地，在川地中开辟一道很深的河床。这里的川地很窄，以至于有些地方只剩下山谷、河流。此时的黄河奔流激进，咆哮的水声响彻山间，除了“雄壮”没有一个更准确的词语来形容了！站在岸边山上望着这滚滚黄河，“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将多少时光镌刻在了这块土地。我好多次在黄河岸边想过同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澎湃的河水给了老祖宗灵感，把山巅上迎风舞动的狗尾草培育成了叫作粟的农作物，让山间的草木变成了丰富的果蔬，一个民族的文明也许就在老祖宗一次不经意采撷和劳作中生出生火花，众多火花的汇聚便有了今日的大智慧。就连地下挖出的陶器上雕刻的日月山水纹饰，都记录着图画向汉字演变。山间民居——窑洞依然保留着人类最初的栖身之处的影子。

黄河、黄土地造就了黄皮肤的中国人、千百年来养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早就将生命和灵魂与黄土、黄河联系在了一起，这种植根于中国人生命深处的黄河情结是无法改变的。

流年碎笔

小时候那些年，冬天似乎特别冷。睡觉，起床穿衣服要遭不少罪，屋里凉得像个冰窖。糊不严的窗户和门缝吹着哨，薄薄一层窗纸不隔寒，根本抵不住寒风往里灌，被子和褥子都跟铁板一样。

钻凉被窝要下很大决心，脱衣一霎最恐惧，嘴要“啾啾”一阵子，进了被子，赶紧将“筋藤”的身子蜷缩成一团，等凉身子暖热被子，半天才能缓过劲来。没上学那几年，起床要等日上三竿。

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着火力旺，那是说着玩玩。后来上学了，不能再睡懒觉，强行早起。家长怕耽误我们上学，就提前起来，点一把豆秸或麦秸，引起明火，把棉袄、棉裤烤得都冒热气，趁热赶紧穿上。烤棉衣要撑开，让受热更均匀些，还得上下忽闪忽闪，这叫打“火簸箕”。穿烤得有些发烫的衣服，心里暖酥酥的，忘了这是冬天。后来用上了烘笼，晚上睡觉，脱得就痛快了。衣服放进压风被下，暖一晚上，穿的时候也很舒服。

老家那一带种棉槐，坑里、河堤上，不种庄稼的地全是。棉槐长不成树，只生枝条。家里用的篮子、筐子，除了极少数用柳条，大多都用棉槐条编成。棉槐条韧劲十足，又极富弹性。编器物，整根都用不了，要从中一劈为二，露出白茬，一面黑，一面白，很是好看。烘笼也是用棉槐条编的，棉条力度撑得起厚厚的棉被，也能耐住火盆的烘烤，坐上小孩也没问题，有的孩子白天就拿烘笼当马骑。

棉槐开一种紫色的花，很好看，却没有浪漫情调。棉槐的枝条率性，像个精干的小伙。棉槐条子最生动的时刻，是黑白两面的条子在匠人怀里扭捏着，上下翻飞，左右腾挪，柔柔的又刚刚的，像是跳舞。半个头午，一个器物就成了。

编烘笼要好手艺，除了结实，还要好看。白天晒在院里，活糙了，容易让人笑话。烘笼和篮子不一样，篮子只要编好底，顺着立起的经条，纬条闭着眼睛就行。烘笼要两头翘，中间顺势低下去，形成道曲线。再有，整个烘笼要镂空，好四处散热，浑身很多洞还要留门，好放进火盆去，就需要些匠心。火盆子不需考究，一般土陶盆子就成了。

突然觉得活着是如此乏味。周围的树和草日益矮下去，媚下一个令我无比怀念从前的森林。